

第三回 眾黎民哭留青天 賢縣主慰勞赤子

詞云：

歸來重疊舊生涯，瀟灑柴桑處士家。茅屋兒不用高和大，愛清閑豈在繁華。紙糊窗，紗櫥榻，掛一幅丹青畫，插幾枝得意花，自燒香，童子烹茶。

詩曰：

黎民聞知賢縣升，攀轅赴轉淚盈盈。

只因正直無私曲，總得芳名滿道稱。

卻說梅公與夫人忽聽得外堂喧嚷，不知何事？正在驚慌之間，只見宅門上家人稟道：「外面書吏要見老爺。」梅公道：「夫人請進後堂。」吩咐他進來。即刻，書吏進來叩見。梅公問道：「方纔大堂外面是何人喧嚷？」書吏道：「小的們正為這件事。稟明老爺的，是眾百姓聞知老爺高升，他們把城門都閉了，罷了市，要留老爺在此。」梅公聽了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原故。你們出去說，叫他們不要喧嚷，本縣即刻升堂，有話吩咐。」書吏答應，出來對眾百姓說知，就不喧嚷了。

梅公與夫人、公子道：「眾百姓同心，也是難得的。」夫人道：「這都是平日愛民的結果，以致有此。今日這些萬民，感你名聲，這也是為官的難得的。」梅公道：「你們且慢下船，等我把眾百姓打發散了，方可出城。如今城門已閉，怎麼去得？」說畢，吩咐打點坐堂。

眾百姓聽見聲響，一齊跪下。暖閣一開，梅公坐堂道：「爾等眾百姓有年紀大的上來，本縣有話問你。」

內中有幾個年長的，就在暖閣旁邊跪稟道：「小民等蒙老爺天恩，沒齒也不敢忘。只是老爺在此做了官，果真是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強民化為良民，奸詐不敢生風。倚勢鄉宦，老爺一體都治。專務除奸扶弱，不避權貴，不愛民財。但凡審理輕重事件，虛躬鞠問，再沒暴燥極刑之苦。衙門諸色人等，不敢倚勢凌人，征收錢糧，除絕弊病，真是民間世世之父母也！今聞老爺高升，只是小民等願求都堂與諸位大老爺，保留老爺。以升任之銜，留在此地。小民等情願供給老爺薪水之費。若是老爺一定要進京見駕，小民等也寫一本，隨後進京，呈于聖駕前，要留老爺在此為官。」梅公笑道：「眾位賢百姓請起。爾等真心真意，苦留本縣。至于內升，出于上意，爾等各宜安本分，不宜鼓噪。本縣在此為官，亦不過為皇家出力，而為報國忠心，愛育黎民。至于爾等說我不畏勢力，不避權貴，征收得法，化奸為良，這些事不過是為官之人當為之事也！爾等百姓當以祭祀孝悌為先，至要，至要！本縣離任之時，必有新官到此，交待之時，本縣囑托以愛爾等眾百姓就是。」

眾百姓聽得梅公真意要進京，便一齊跪下道：「老爺豈不知朝中奸相乎？賣官鬻爵，似老爺這樣正直清廉，未必容得那班小人之態度。倘若觸犯了奸相，必有不測之慮。老爺要知道進退，與其受奸人之害，不如告歸林下，與夫人、公子在小民歷城縣居住，凡事不要老爺費心，都是小民等替老爺措辦何如？」梅公道：「眾位賢民所言，甚是有理，都是為本縣忠心。只是聖命在身，皇上以本縣為心腹，我焉敢不效犬馬之勞？皇恩重大，爾等豈不知本縣？今勸爾等回家，教訓子孫，敬重父母，為兄要寬，為弟要忍，總把忠信孝悌，時時教訓汝等子孫。且士農工商，以耕讀為本。本縣有一對聯送與諸位良民，以作遺愛之記。對云：『業可養身須著意，事非干己莫勞心。』」

梅公吩咐已畢，眾百姓見梅公實意要去，便一齊大哭起來，道：「老爺要去，小民等情願保老爺一同長行。如有須用等件，小民等一一奉敬，但不能讓老爺獨自進京。」

梅公道：「爾等賢民，不是要本縣揚顯于親友，是要本縣損民軒親。但爾等賢民，俱是真心，可念本縣忠于君，愛于民，故有保留之意。設若朝中盧賊聞知，反疑本縣買囑民心，違悖聖旨。萬一這個奸賊啟奏一本，說我梅某收買民心，藐視皇上，不遵國體，欺君不趨朝覲，龍顏一怒，我就死無葬身之地矣！眾賢民若讓本縣進京赴闕，朝視龍顏，就是殺身之禍，也得個揚名于後世，足感爾等全我梅魁顯揚之名，不為枉世。」梅公說到此處，眾人啼哭道：「老爺所論極是，小民等怎敢陷老爺于不義。但老爺去後，再沒有似老爺這樣清廉正直無私青天，這是小民等無福。遵諭便候老爺榮升。只辦得清香跪送，設長生牌位供奉，如同是老爺一般。」梅公道：「怎生受你等厚愛。」

又重新吩咐一番好話，于是眾百姓方纔起身，惶哀而去。

梅公含淚退入後堂，夫人、公子方纔拜別，兩下各自含淚。

夫人、公子上轎登舟，眾家人一同回常州。這且不表。

單言梅公在衙內，與蒼頭梅白收拾行李，且自安寢。又傳值日的衙役進署安宿。一夜晚景不提。次日早晨，梅公吩咐打轎，傳聽事、書吏，各用名帖往拜上司與鄉士老爺拜辭。書吏回稟：「俱已伺候。」梅公上轎出衙拜客，非止一日。那日新官已到，梅公即便交卸了倉庫、城池、案卷等件。一來是梅公內升，新官不敢刁難；二來梅公並沒私弊，因此不費艱難，三五日一概交清。交卸之後，到第三日起程進京。眾百姓等已備下萬民衣傘等物件，送與梅公。跪下滿街百姓，好不熱鬧。只見家家戶戶，點燭燒香，都寫著長生牌位。眾百姓將萬民衣獻著，萬民傘撐著，梅公正走，眾百姓不捨，都擁送城隍廟內。廟僧迎接梅公進廟，拈香拜神已畢，眾百姓把萬民衣與梅公穿上，又將靴子換了，將酒敬過三杯，百姓們叩首而哭，甚是感哀。梅公道：「眾賢百姓請起，待本縣這裏拜謝辭行了。」眾百姓還拜于地下道：「折殺小民。」梅公方纔上轎出城。梅公自己將行李收拾停當，只見那合城上司鄉紳，早在十里長亭等候送行。又見那些百姓，辦席如山，都是餞行之人。不多時梅公到，眾百姓迎下亭來。梅公望見，慌忙下轎，在這旁一躬到地道：「卑職有多大職分，怎敢驚動列位大人並諸位老先生。」

眾上司一齊上前，扯住了梅公的手道：「老先生榮任，弟等當為老先生餞送，何必過謙。」于是擁進亭中。梅公不得已，勉強飲三杯，又說了多少趨炎附勢的話，方纔起身。梅公俱已一一謝過。又見合城鄉紳也恭敬三杯散去，然後，眾百姓都一齊叩拜，也捧著壺敬奉三杯。梅公道：「眾百姓請起，本縣領爾等盛情就是了。」梅公見眾百姓跪拜于郊外之地，只得也連飲三杯，說道：「怎忍與爾等分別？爭奈聖命在身，故不得已而去。爾等回家，各宜敬父母，務習本分，以耕讀為事，不可閑游。」

眾百姓道：「不敢不遵老爺金諭。」梅公方纔灑淚與眾百姓分別。有詩為證：「依依東魯十餘秋，心正民淳倚邑侯。恨無替得端方宰，軻負賢民為我留。」不言眾百姓分別，各自回家。

單言梅公與梅白主僕二人。若是別個，便覺淒慘。梅公平日生性好靜，就是在任，所做十數年官的時節，哪一日不是早起晚眠？那一日，在路趨行，見面前來了四匹牲口，上騎著四個大漢，都穿的是公役服色，迎著梅公轎子。離不多遠，一見梅公，便問道：「請問一聲，老爺從哪裏來的？」梅公道：「我們是山東來的。」那四人一齊跳下牲口來，又問道：「爺們知道省城梅大老爺可曾動身否？」梅公道：「是哪個梅公大老爺？」那人道：「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內升吏部都給事。」梅白道：「這不是梅大老爺嗎？」那四人就把牲口拴在路旁樹下，趕一步向前，叫轎子且住著：「俺們有話稟老爺。」當時轎夫將轎子住下。那四人在轎子前跪下，叩稟道：「小人們是本衙頭接衙役，叩見大老爺。」梅公道：「你們是吏部衙門差役來迎接的麼？」

四人一齊跪下道：「是」。梅公道：「這途中無事，爾等與我前面尋有僻靜房子，我有細話問你，不可擾亂。」四人叩頭答應：「是」。站起身來，在樹下解了牲口，正欲前行，梅公又叫住下，吩咐道：「你等不可大驚小怪，嚇開店之家。」四人答應道：「小的們曉得。」方上牲口，齊往前行，找尋了下處。

轎夫抬了梅公，往前慢走，日已中天，看看晌午，只見頭接衙役，又迎著稟道：「啟老爺，房子已經尋下。」梅公道：「爾等領著轎夫，同到房子裏去。」又見人跪稟道：「小的是開店的，叩見大老爺。」梅公道：「起來！」于是梅公下了轎，衙役領著一直引進裏面。梅公抬頭一看，只見朝南三間小廳，左右兩旁擺下全堂交椅，中間設了公座筆硯，刑杖簽筒，一概俱全。梅公看了又看，往後又走。轉過屏門，一看又是二間書房，已設床帳朱漆交椅，俱已停當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梅公在內安息，只見店中服侍之人，送上洗臉水來。梅白接了，與梅公淨了臉。又送一壺茶，少刻捧了杯筷燈燭等物來，梅白點燭，安了座位。梅公入座，吩咐道：「下次不消過豐，只喜淡泊儉省，不喜美味佳餚。」眾衙役答應：「曉得。」

梅公飲酒之間，問道：「你們是吏部衙役差來迎接的嗎？」不知梅公有什麼話問他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